

江少男少女

李雲野

給少男少女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著
作
人

李

霽

野

發
行
人

吳

文

林

發
行
所

文化
生活
出版
社

上海
鉅鹿
路一
弄八
號
重慶
民國
路一
四五
號

初
版

中
華
民
國
卅
八
年
一
月

基
本
定
價

金
圓
六
角

序

這本小書裏所收的幾篇講演，是兩年來在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講的。我講前只將要講的意思寫個很簡單的綱目，講過原想隨風消失，並不想將講稿寫出來。近來很有幾位同學催促我將講過的話寫一回，我自己頗有點躊躇，因為我覺得這一點平平常常的話，似乎不必再費筆墨。不過，有一點值得紀念的，就是在平時，往往因為隨便談天，談到了什麼問題，我絲毫不拘束的發表我的意見，沒有什麼避諱的地方，講演時雖然稍有條理，意見和態度還是一樣的，因為我相信，沒有坦白親切的空氣，教育最好收起來不辦。我不自信意見一定對，也不願她們盲目的相信，我只就幾個重要問題說說自己的意見，供她們思索。所以這些講演，只是從零星的隨意談話集攏來的，沒有什麼保存的價值；我所願意保存的，是那種坦坦暢談的精神。

這幾篇統是最近寫起來的，最早的一篇已經隔了二年，又沒有一個字的大綱和當時所說的話難免有出入；但意思是仍舊的。其餘幾篇和實際講的差不多。這樣隨便談談的講演，舉例多憑記憶，往往又無書可以查考，難免有錯誤，我自己就在寫時改正了一個。受了別人意見影響的地方很多，我也無法一一指出，有些地方我甚至不過轉述別人的見解，但我往往也記不清來源了。我只能說，我自己費過一番思索，並不是光偷販別人的意思就是。

我是很不善說話的，思想也貧枯，一講再講，講了再寫，實在是徒增慚愧。不過聽講的同學很熱心，認真，不僅不苛責我言之無物，却還督促我寫下講稿，所以我也就不怕顯露自己的窮酸相了。讀者若不太見笑我們的貧乏，我們就是很感謝的了。

作
者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之夜，白沙。

目次

序	1
讀書與生活	1
桃花源與牛角灣	12
至上的藝術——愛	29
試談人生	50
「嚴父慈母」的新估價	77
漫談食睡哲學·希臘悲劇，包公案·性別及其他	95
附錄	
校門以外	111

讀書與生活

到白沙來，原是應了朋友的約，來看看梅花的，聽說有三百棵，很羨慕諸位的幸福。不料却有同學來找我演講，我不免嘆一口氣，心想說書的命，到甚麼地方也逃不脫。不過我實在沒有甚麼可說，因為我只帶來一個空空的腦袋，預備裝滿了好風景，好印象回去；却原來也要付代價。這年頭，窮日子真難過。幸而聽幾位先生說，諸位很愛讀書，我因此想到現在要講的題目。諸位也許笑我，『三句話不離本行，』我想這樣笑我是不應該的，因為讀書也罷，生活也罷，我都外行得很。現在糾纏到一塊來說，恐怕更說不好了。

聽一般人的說話，讀書彷彿是怪令人頭痛的事情。不是『一部念四史無從讀起，』分量太多，就是天氣不好，『春天不是讀書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秋又涼來冬又

冷，收拾書包好過年』——這首好詩，別處的學生聽說都是很心會的。說是進學堂讀書來的，爲甚麼這樣爲難呢？我想，現在的教育制度要負一部份責任：拿死的知識填塞了之後，再拿考試來測量結果，不要幾年，學生就變爲完全被動的了，讀書的興趣也被消滅。我記得自己在學校讀英文時，先生曾經用過幾種英國文學名著作教本，結果我往往想到這些書的顏色和樣式便覺得厭惡。我這樣懷着偏見來厭惡的，有那位『寫起文章來像天使』的高斯密斯（Oliver Goldsmith）以後我每看他的文章，特別看看他那聰明的高額頭，便覺得怪對他不住。連對莎士比亞（William Shakes peare）我都表示過不敬，諸位就想一想這些教育家的本事！幸而我自己碰到一本天方夜談，使我對外國文的興趣，沒有完全被悶死。從此我發現了一個新天地，在課堂上雖然不免常打盹，課外却往往懶得睡覺。我用不着再聽先生三番五次的說，『書中自有黃金屋，』或『書中自有顏如玉。』我知道他們只使我見到『顏如鐵，』我倒不如閉眼念幾聲佛。我不知道別人的經驗怎樣，不過我相信在塞與考

兩重夾板中間，總壓不出很好的結果。

所以我覺得，要想培養讀書的興趣，非將態度根本改變了不可。讀書不是要應付考試，不是要敷衍外來的要求，却是要滿足內心的需要，充實自己的生活。換了話說，讀書必須是自己的有機的一部份，必須和自己的生活經驗鎔為一爐。若是書和生活經驗發生了親切的關係，書便有了味道，變為知己的朋友一樣了。若是生活經驗從讀書擴大推廣，充實的機會就無限的增多了。書將人的生活方式和態度根本改變，是常有的例子。反之，實生活的經驗越豐富，讀書的欣賞和理解力也就越深廣，也就越能領略書中的真味。所以讀書與生活是相輔相成的，必須兩者並進，才可以達到佳境。光讀書而無生活，只嘗得到間接的經驗，和吃嚼過的飯差不多；光生活而不讀書，却勢必空虛狹小。

我現在來舉幾個小小的例子，說明我這一點點的意思。我說讀書可以增廣加深生活的經驗，因為名著是最好的感情和思想的結晶，我們可以從其中吸收無窮

的，精神的養料。很平常的事情，很平常的東西，經過名著的作者，特別是詩人描寫之後，便有了意味，在讀者的心中形成了聯想。這樣的詩句便成了“Open sesame”（阿利巴巴與四十六盜中開門的咒語）一樣的咒語，可以替讀者打開了珍貴的寶庫。諸位知道，羅馬有一位大詩人維吉爾（Virgil），他在中世紀被人認為魔術家，因為他的半行一行的詩，往往可以在讀者心裏喚起無窮的聯想，彷彿是咒語一樣。

最近翻譯吉辛（George Gissing）的四季隨筆（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），其中有一段將這個意思講得最好。他引約翰生（Samuel Johnson）的話：在讀過書和沒有讀過書的人之間，同死人與活人之間，有同樣大的差別。接着他說蝙蝠和梟鳥，若不是因為入了詩人的世界，他也許看到它們，聽到它們，只懷着厭惡或迷信。可是，

“Then nightly sings the staring owl,

To-whit!

To-whol——a merry note.”

(凝目的梟鳥夜夜歌唱着)

To-whit!

To-who——歡快的歌調)

“On the bat's back I do fly

After summer merrily.”

(我在蝙蝠的背上飛來飛去，

快快樂樂的過着夏季。)

這兩種鳥便入了超凡的境地，變爲富於詩的聯想的了。可是對於不讀詩的人，它們

和麻雀有甚麼不同呢？夜鶯、雲雀、布穀，也因爲詩的聯想，更被人珍視。這種微妙的經驗，不讀詩的人却無福領略。我因爲韓愈的詩句——

「黃昏到寺蝙蝠飛，」

對於蝙蝠也頗懷好感，而且每見到它，往往想起

「遺床飢鼠，蝙蝠翻燈舞，」

彷彿見到了詩人辛棄疾獨宿的淒涼情況。讀過一點詩詞的人，黃鸝、燕、鳩、杜鵑等鳥所引起的情緒，也自然和未曾讀過詩的人完全不一樣。我們經過詩人的眼睛來看萬象，經過詩人的耳朵來聽萬籟，彷彿是增加了一種感官；而不曾讀過詩的人，却彷彿

彷彿是瞎了眼睛，聾了耳朵，他們的生活經驗自然也就貧乏得多了。其他如樹木花草，本身固然是美的，也因為詩的聯想而更美。梅呀、柳呀、梧桐呀、芭蕉呀，在不讀書的人的心目中，假如引起甚麼情緒的話，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讀書使我們的生活豐富。

吉辛又說到中夜的鐘聲使他驚醒，若不是爲了莎士比亞的聯想，他也許會詛咒它擾亂睡眠呢。讀過張繼的

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

假如諸位中有人中夜被鐘聲驚醒，不會因此感到喜悅嗎？

生活的方式和態度被讀書所改變，是所以還要辦教育的基本理由，恐怕諸位從教育家聽的已多，見的已多，我用不着多說了。我只說一件小事。多年前我讀到一

篇論散步的文章，作者特萊夫嚴（G. M. Trevelyan）說他有兩位大夫，一位是他的左腿，一位是他的右腿，在身心失調的時候，他總請他們醫治，而且一治必好。那時我還在窮學生時代，而且頗有人擔心我活不下去，所以常請這兩位大夫侍候我，是最合理，也是最經濟的事。決然下聘約。不像目前許多教授，只兼掛名的差事，他們倒是很熱心服務的。幾年後舊同學見到我，却驚訝我居然不但沒有入墓，却比以前健康些了。這還是小益處。他們給了我更多的精神上的快樂。我覺得我的整個的人生觀，都差不多因為他們改變了。別的人聽說都是用腦子思想的，我却用腿思想的時候也頗多。我向諸位保證，腿實在不像許多腦子那樣空虛。假如我早幾年讀到這篇文章，我不知要多得多少益處；特別他論到青春苦惱期的一段，會給我最健全的啓示。我先說到蝙蝠，諸位也許有譏笑我懸空的；這一回可腳踏實地了。

我說生活的經驗也可以增加讀書的理解和欣賞，讓我也來舉一點小小的例子。記得有一回，和在座的臺靜農先生談到中國詩的意境，我說很歡喜柳永詞中的

『楊柳岸曉風殘月』他問我，前一句『今宵酒醒何處』如何？我搖搖頭，因為我不善喝酒。他却覺得酒醒後那境界更好。這有點不好商量。不過他繼續說，有一次回故鄉的途中，却親身經歷過這境界。我只有甘拜下風，承認他的欣賞更真切。在我『楊柳岸』和『曉風殘月』從沒有合成過一張和諧的圖畫。

我在北平，教學生讀過一點詩，有一位坦然承認念不出甚麼味道。多半是情詩，他正在厭惡女性，難怪的。暑假後，他見我第一句話便說他喜歡那些詩了。我笑了笑，他也心會我知道他不是厭惡中過日子了。

對於名著的欣賞，有許多地方很受自己的經驗限制，所以膾炙人口的名著，有時讀不出甚麼好，也不必掃興的。怎樣的名著也往往有不精彩的地方，不一定就是自己的了解力過差。就是最精彩的地方，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同樣領略。有人說，一年讀一次莎士比亞，每次都可以有新發現。真正的名著，大體都很耐咀嚼，咀嚼一回，總可以得到些真味。不要只相信別人的說法，雖然明達的批評可以幫助我們的欣賞，

可惜這樣的批評並不多。我們和十個人相交，未必有兩三位可以成爲朋友；從書中所得的友誼溫情，比例却比較高。有時我們自己的經驗沒有成熟，不能了解欣賞一部作品；有時同一作品，因爲讀的時間不同，給我們很不同的印象，可以證明自己的經驗往往在讀書上有絕大的決定作用。所以我們要想深入到書裏去，非同時將生活經驗盡力擴大不可。有批評家說，少年人讀西萬提斯（*Cervantes*）的吉珂德先（*Don Quixote*）會發笑，中年人讀了會思想，老年人讀了却要哭，也就正是這個道理。

所以生活同讀書是分不開來的。一方面不要作書獃子，將腦袋裏裝滿着死書；一方面也不要空着腦袋過生活。讀書應當是生活的一種享樂，不是令人頭疼的工作。生活應當用書籍來陶冶，使它美化並充實。讀書，我們可以接近古今中外的良師益友；生活，我們才可以接受他們給予的恩惠。這樣將生活和讀書銘爲一爐，我想英國詩人勃萊克所說：

“……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,

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……”

(一粒沙裏一個世界，

一朵花裏一個天國，)

這境界我們有時候可以領略到。

謝謝諸位的耐心，費不少時間來聽這幾句很平常的話。

一九四四年一月，

桃花源與牛角灣

在諸位快要考試的時候，自治會的同学找我來說幾句話。我想到一個諸位一定很愛聽的題目：「我不贊成考試。」不過，我要是真就這個題目說話，學校當局恐怕今晚就要通知，已經爲我買妥了船票。所以我就另想一個彷彿有點奇怪的題目。其實意思是很平常的，我只用「桃花源」和「牛角灣」代表兩種讀書的態度。

詩人陶淵明的桃花源記，諸位大概是早讀過的，總還記得那位漁父怎樣到了「豁然開朗」的境地。我們鄉間的一句土語，說人無論在那一方面越來越狹小，便是鑽進了牛角灣（或尖）。兩相比較，桃花源大概是愉快些的，所以我雖然沒有把握領諸位進去，也至少要盡力奉勸諸位，不要向牛角灣裏走。今晚我只略談到讀書的方面，而且從消極着手，勸諸位有幾件要避免的事。